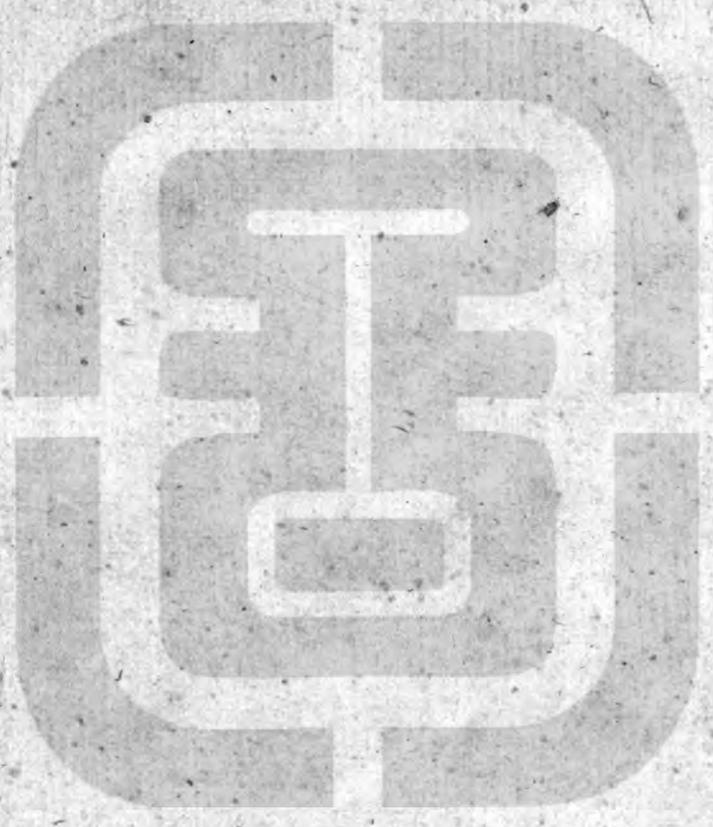


申
14
—
250



河防記

元

歐陽元

著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
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竝河郡邑濟甯
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邱武城以至曹
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
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浸安山沿入會通運河
延袤濟南河閒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
臣訪求治河方略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請任

學海類編 一
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言人人殊唯都漕
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
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
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
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竝舉挽河使東行
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躋其後
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命魯以工部
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
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

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
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
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乃復故道東匯于
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
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
丞相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
元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元旣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
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
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

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
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離河之流
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爲之濬抑河之
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
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
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
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
廣狹狹雖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雖爲岸岸
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

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剗築修築補築之名
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
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
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木用杙
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
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
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濼也此
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序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
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

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十六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勦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櫛

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一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

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水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剗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

埽不等以蒲葦絲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
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絢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
餘尺者衡鋪之相閒復以竹葦麻糲大絳長三百尺者
爲管心索就繫縣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
萬餘勻布厚鋪於縣腰索之上囊而納之丁夫數千以
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眾眾
聲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
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爲腰索轉致河濱
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貓大櫛

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
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
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
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旣畢
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
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
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旣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
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
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

百步再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
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
索如前薶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十七步之外或鐵
貓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
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
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
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
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
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

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
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
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
法惟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土及前游修埽隄
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闌頭三埽竝行埽大隄廣
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閒以竹絡成一大隄長
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
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
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

通高七丈竝枋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一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五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枋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由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尙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四廣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

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涌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月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於二流碶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樑上每絙或碶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

頭桅皆以索繼之用竹編筥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檣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沈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塚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跼漸高復卷大埽以厭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沈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其勞無少閒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竝舉中置竹絡盛石竝埽置椿用

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工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功尤艱薄龍口喧豕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眾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眾皆感激赴工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岸前通港欄頭埽各一

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碰後欄頭埽之後復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碰前欄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於小石白闌土牛相伴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蕪前埽之旁每一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

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沿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歩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歩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歩稍岡至碭山縣增倍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歩歸德府哈只口合至徐州路三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百餘里修築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大小不等五萬七千所沈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筏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百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

木龍蠶椽木麥楷扶椿鐵又鐵吊枝麻搭火鉤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沈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并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能狎水水潰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

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元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質證也

河防記終

常熟水論序

按

南畿志云江南之水利于田疇不治則出穀不登淮南
北之水利于運漕不治則舟楫不通皆

國賦之所深憂也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厥田惟
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周禮職方藪田具區川曰三江濱
曰五湖宜稻今東南之水潴于太湖所謂震澤具區也
雖曰吐納眾流以滋漑三郡然必三江入而後底定也
一曰五堰在溧水之上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也自

五堰廢而水不入蕪湖而反東注太湖矣

太湖卽震澤又曰五湖

一曰百瀆在宜興之下以泄荆溪之水之東注于太湖者自百瀆塞而不達于江矣一曰江尾在吳江之下以泄太湖之水者今則菱蘆葑而泥沙壅震澤騰而三湖墊矣故治水者必復溧陽之五堰使三洲之水不得東注于太湖開宜興之百瀆引荆溪之水以入于江鑿吳江菱蘆之地使深闊以泄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大石趙屯等浦以泄澱山湖之水由吳松江以入于海開鹽鐵七浦等塘泄陽城湖之水以達于江開

白茆港白魚洪鮎魚口以泄昆承湖之水以注諸江此東南治水之經也故曰治水者必究其源猶治病之必求其本也夫震澤者受源于西湖南發泄于東北復五堰以障三洲之漫開百瀆以殺荆溪之淫所以正其源也鑿吳江澱淤以導太湖之瀦治通江各浦以宣諸湖之停所以治其流也蓋震澤瀦而不泄吳中所以坐困也諸浦廢而不治下邑所以受弊也此源流之說不可以不究而治浦之策不可以不講也爰攷

國朝名臣奏議暨唐宋列賢成說可以行于今日者凡

若干篇人爲之贊以備于左以見昔人用心之艱且以明水利之有徵也復采諸名公之緒言徵諸

畿郡邑之典志輿地之高下水道之源流著水利論一篇雜論十條以廁于末冀有志于斯者便于考索非敢妄附私見亦不敢過吳事以泥論也卽今

天子有宵旰之憂廟廊行問罪之策指日殄滅櫓槍第念三吳爲國重地東南魚鼈之民重有四岳之咨元圭之下闕

命時也倘芻蕘之言或有取焉者斯國計生民幸

甚

嘉靖歲在辛亥菊月越朔薛尙質謹序

常熟水論序終

常熟水論

明

薛尚質

著

周語曰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信哉
言也夫水土者財之府也而財者民之天也道府以
廣其財順天以和其民國之務也政之柢也常熟海
濱鉅邑居澤國下流土宜稼穡實財用之府也然而
地有亢隰亢利水而隰利旱是以利之大者莫甚于
水而害之大者亦莫甚于水也水刑治而民無事矣
而所以治者亦以其道也著邑水論

學治類編
論曰治水之要有五而國本生民之計在是矣夫治末
弊者必原其本建久策者不計近功圖遠利者不惜末
費集事功者必立章程善章程者必在得人否則功施
無緒而何以望厚民生裕國用哉夫國之本在民食者
民之天也國之用在賦賦者民之供也民安其業則出
無窮民出無窮則國裕矣而利孰有大于此哉民失其
天則邪慝竝興邪慝竝興則國蠹矣而害亦孰有大于
此哉此利害之原可不深長思哉至于臨事裁成而不
拘于故者得人其至要歟何則江南財賦甲天下而三

吳財賦之淵藪也三代以旋號稱具區而貢賦恆當天
下三分之一况遘 國家承平民不遷業水行地中稼
穡歲登家給人足比年以來三吳國課不登生民凋瘵
帑無禦急之儲廩乏救荒之粟有司奉 命徵逋民有
破產不足償則鬻子女而又不足則身膏筆楚繼之以
死而事亦不辦有司往往以殿獲譴其故何哉此殆未
有以究其本而末務是圖也請言之夫三吳地卑爲東
南壑禹貢揚州之域厥田惟下下厥土惟塗泥厥賦下
上上錯厥土塗泥則其地卑可知厥賦上之則卑隰宜

稼而所入倍地壤又可知矣是以財賦恆先天下故三吳爲 國家根本之地蘇州中吳富甲諸郡歲富猶當淞常鎮而有餘然而淞西諸郡蘇淞最下歲之豐歉恆視水利之治與否本州之壑曰震澤卽名太湖最關利害雄跨四郡迤衍五百餘里以其西受荆溪宣歙宜興溧水溧陽等邑之水南匯天目富陽湖杭山谿之流會納諸流以注下邑震動無恆因名震澤蓋震澤之水源多勢盛下流或壅易以爲害禹貢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蓋三江爲震澤下流然必三江之水旣入于海而後

震澤之水不爲害也由是言之則震澤之不易治其來遠矣然而雨暘時若則水平流值歲霖潦則瀕洞無涯民始受患矣是以蘇州稱澤國而又爲三吳之壑也夫震澤之水東由吳江以瀦澱山陽城等湖分注三江以宿于海而比年吳江沮洳三江壅阻水勢不能長驅大異宋元之閒矣而又下流匯水之區如澱山陽城巴城昆承等湖多爲豪家園田遏截水利而水至不蓄又異國朝之初矣其北經營郡城以注常熟常熟分注三十六浦以入于江于海今則諸浦廢塞而北流之水不

遠于江而潰裂散漫卑區之田始無稔年矣常熟一邑非特受震澤北流之水而晉陵之水亦匯焉邑之西尙有湖家菱野菱華蕩以瀦晉陵東流之水蓋荆溪之水經晉陵以注本邑也邑之東有昆承湖以匯本郡震澤北流之水亦傍納西湖晉陵之水而二湖之間則州塘焉自郡城北齊門直注邑城南門而遙百里旁引湖水下達各浦與諸湖澤相經緯由是以觀則常熟又爲蘇州之壑可知矣本邑舊有三十六浦如櫛齒比分以洩諸湖積潦而卑區平熟下引江湖以灌高區之田而亢

田恆潤各浦治時亢隰之民咸得水利而歲入比諸邑恆最故名常熟由是觀之欲知邑之豐歉則治各消之治否也常熟一邑爲方百里高低科田糧地山蕩一萬五十餘頃歲賦四十餘萬石邑之南東南南面西南十分邑田之六絡繹湖蕩之間田皆卑隰是爲低區而常病墊溺民惟因隰種稻而無他植歲旱則水平流不勞挽辱爲力易而獲利多是以糧額恆重一遇歲澇則諸邑水趨低區特先受害他邑之水未三四尺而常熟之水已逾丈矣如正德戊寅己卯嘉靖乙未丁酉及前年

之水往往廬舍漂沒生民轉死戶口大減古人救滄之策雖多然大要不過三策而已而下策不足稱也上策濬各浦以浦洪潦中策築圩岸以障橫流下策勤畚鍤以待天時上策功全中策功半下策謂之無策可也功全則國本足民生厚吏治平功半則國課稽小民貧吏治冗下此則賦逋民離今日之弊是已往時各浦疏治雖大水隨洩以去而苗稼不損自非異常災沴不至飢而恆足民足則崇信義急供上國賦何由殿哉故曰開浦爲上策而曰全功夫築岸雖中策而不可偏廢是在

力而已矣富家力贍田雖低窪高築可水禦水所築不過尋仞水或過之不能爲力也况土疏善崩不勝蕩激然猶愈于貧不能築少水卽沒也殆巨潦之來則五十而笑百矣故築岸爲中策而曰功半下策則聽命于天稍遇水潦則袖手無爲十年之閒不能三稔富者猶可稍輸官廩貧家救死不贍奈國課何故曰下策而無功邑之東北一帶濱于江海十分邑田之四地勢岡壟是爲亢區以水衡之法準之極高處去低田二丈餘次丈餘再次不下一丈極高處所三轉挽岸水得上田大抵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卑區下高于田亢區水行地下是以高區因地亢燥植
稻鮮而多藝花豈糧額亦下于低區如嘉靖二十二年
之旱穿井河底亢民有至三四里外取汲者所種花豆
悉皆焦悴明年復大旱寸草不生民轉死不可勝計
計旱之策無他亦惟濬治各浦以通江潮置閘浦口以
節潮候復濬橫塘緯諸縱浦之閒引灌腹內處所則高
區常稔而無旱暵之患矣比來縱浦橫塘廢而不治而
江海之潮久不上浦沙土植物苦燥而高區坐困矣諸
潮之水潴而不洩積而潦之極數致反壞淤土稚苗苦

渰而低區受害矣是以常熟一邑歲有水旱之災國課
不登遺逋逮併民迫飢寒弱者流死狡者盜竊強者剽
掠况邑濱大江誘以魚鹽之利飢寒之民求斯須無死
者咸往從之雖斧鑕相尋終弗可止一或激變為禍無
極往往假為風濤竊弄干戈殘賊生民屢辱官師討擊
大臣鎮守經費鉅萬屠戮生靈此皆 朝廷之赤子也
反訊首惡不過一二餘皆不得已而惑于不道者也使
有恆業皆為良民曷至是哉今者三吳水旱不時而民
艱食是無恆業而本弱矣本弱而末弊始相承也此孟

氏所謂民無恆產因無恆心也而又不究其本而嚴捕擊之今捕之愈嚴而盜且入城攻劫邊江之民終夕防警繼以衙門壞法及鄉豪狷假名譏捕見事風生佐盜指嚙善良因利厥貧矯誣民命下積人怨上干天和水旱之餘重遭此輩毒虐言之可爲於邑是爲不植其本而反戕其本也愚故以爲治末弊者必原其本良以此也謹述宋元以來治水之由及先朝已行之典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可以建國家久長之策順生民莫大之利者備列于左以竟其說按常熟縣未經分建太倉

州之時起自西北江陰縣界洞瀆浦江遵而東而南至崑山縣界花瀆口凡通江浦港三十有六後于宏治閒分割沙營以南一十二浦入太倉今惟白茆以西二十四浦尙屬本縣當時諸浦皆治邑無水旱之災今皆廢塞形存而已爲今之計諸浦不能盡治惟白茆許浦福山三浦爲一邑之要害白茆浦起自本縣小東門抵海九十里分洩崑城諸湖之水許浦起自行春門抵江六十里分洩諸蕩東西湖之水福山浦起自通江門西北抵江四十餘里分洩諸水之瀦于邑者此三塘者參于

諸浦之間廣輪相均勢如鼎足歲潦則分洩瀦水以入于江于海歲旱則下引江潮以灌兩旁高田六千餘頃實蘇州諸郡邑之尾閭常熟高低區之命脈也國朝以來非不浚治奈何沙土輕浮江海之潮勢如傾山一日之閒二次潮汐渾潮挾沙擁入潮平水止泥下定日積指厚數年之後鮮有不爲平地者每次朝廷命官開浚調倩工役靡費錢穀未久輒廢其故何哉良由失議置閘以時啓閉是以功非不峻往往不出二十年而害復至也請言置閘之利有三雖百世可使無弊傍江

之民仰給江潮灌田江海之潮項刻之閒水至丈餘其涸可立而待雖有健農手足無措徒積泥沙以妨浚功于民無益今者浦口置閘則乘潮水盈科之際急令閉閘畱以灌溉一潮之閒沾濟已足自非濟旱不得教啓以入渾潮可久無壅其利一也大潦之水則啓以洩諸潮積水上流清水澡滌浮沙不勞浚治而自通低區無墊溺之患其利二也置閘之後卽于閘上左建巡司就使本港巡檢率兵居守右建營房卽與戍港百戶移軍屯匝夾鎮津要如宋開江卒之例加以撩淺之責重其

離次之罪嚴守備慎啓閉不使江洋盜艦鹽舶乘潮入腹以毒居民其利三也照得白茆許浦福山黃泗等浦見設巡檢一員每歲召募弓兵百名又蘇州衛分遣百戶一員戍兵百名比年以來各港枯塞營署圯廢官寓僧祠軍兵借居民屋負販賃作倉卒不得其用往往鹽寇紛擾邈然無聞冗食而已今如閘上建置營司使之各居其局烽火相聞風聲相接一遇寇盜首尾皆至雖有勅寇無所施其殘矣久將殄滅弭不必費兵食也合就弓兵數內抽出二十名改充閘夫立閘石上刊注潮

候使之按時啓閉亦屬巡司約束如此則不勞添設仍其舊貫而事已辦矣建閘之法人人異宜是以事鮮克濟殊不知江海之潮非內河水之等且如舊歲數月之閒本縣崩沒傍江民田數十餘頃置閘豈宜近逼江海合無去浦口六七里或八九里一以殺水勢且避其崩沒閘外抵海口不遠縱有淤塞就著本司并營卒治之則事易易永無費國勞民之患仍于閘傍旣鑿月河以殺水勢又恐沙土善崩如福山石閘尙存其月河三倍闊于本港何哉本爲殺水勢反爲水嚙致深闊也愚又

學海類編 卷之九 九 事功
以爲月河上下口並宜置小閘以制之則無旁齧之患
矣竊惟每治一浦輒費數萬豈惜千金之微而不置閘
以圖久遠亦非建事之人慮不及此蓋由 朝廷每興
治水之役委任大臣及差出部官動計歲月任事者恆
慮稽緩于是調遣旁郡丁夫併工以治每坐速成之患
而久遠之計或未暇也故曰建久常之策者不責近功
蓋以此也又白茆許浦福山三浦計遠二百餘里欲圖
欠利須令深闊非歲月可辦爲費必廣旁議一起事輒
中止民久被患而治浦之議不行止坐此也殊不計圖

其大者忘其細詘于暫者伸之久卽以一邑論之連年
水旱 詔蠲常數及賑濟逋負輒不下數十萬若以治
浦之費而準則多寡利害從可見矣抑亦水利日廢則
民困日甚民困日甚則國課愈殿矣由是觀之則治浦
之議之不可止又可知矣故曰圖遠利者不惜末費亦
以此也昔錢武肅據浙右首覽三吳形勢以爲足國之
計在是然震澤一區實關四郡之利害而蘇松最下三
江不能盡洩震澤之洚常熟地卑在蘇下流于是疏治
常熟三十六浦引泄吳中之水設閒江營都水使以主

其事募卒以充治浦之役曰撩淺都凡四設卒二千人
歲以爲常要害置閘以時啓閉責有所任而水不爲患
三吳常稔是以終錢氏之世而國以殷足宋天禧中命
江淮使張綸治常熟諸浦復置開江卒設兩指揮卒千
人專職修浚景祐中三吳大水時范文正公守鄉郡致
書執政首建治浦之議亦謂淞江不能盡洩太湖之水
合治沿江浦澗以殺水勢躬至常熟出粟賑飢老弱有
差簡其丁壯厚其廩食而因率治浦仍修浦口諸閘以
閑水勢民得全活水利大治當時以爲仁術蓋本末兼

治之也福山石閘乃其一也是以福山一浦獨不易廢
也後于崇甯閒賊臣朱勔進花石奪卒以往而開江營
遂空各閘啓閉無時潮沙淤塞而水患復至矣政和六
年守臣莊徽戶曹趙林復上開浦置閘築堤三議乃濬
沿江三十餘浦紹興二十八年守臣陳峴言奉詔開決
許浦元時諸浦湮塞平江路積水兩月未退守臣于瀟
條陳應浚處所合用夫工二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
餘貫米一十萬石以奏乃詔監察御史任右本給提刑
徐康覆視得常熟最關要害去處有白茆許浦福山黃

泗奚浦等五處俱通江海委是快便覆奏于是撥夫兵出御前激賞庫錢及截平江上供未有如其所請之數是時諸浦浚治而水利復興矣然亦不議置閘迨至正末俱爲潮沙壅塞張士誠竊據蘇州命僞臣呂珍驅十郡丁夫併戍卒二十萬浚治白茆自常熟小東門至海縣亘九十餘里繼浚鹽鐵塘緯諸縱浦之間高低便益民享其利 國朝永樂初日漸壅塞中流如溝海口漲沙橫截適值大水吳民荐飢爰 命尙書夏公元吉來治摹倣舊蹟以施治工而水利再治于是 朝廷添設

府縣通判縣丞各一員專治水利仍勅 按察司提督然無開江卒每有利病動經關白俟進止上下相柅輒止不二十年各浦復廢成化閒大水邑中瀦不得洩生民飄散歲以災告國課逋殿寇盜縱橫至宏治初議者謂三吳水患非浚浦不可給事中葉紳亦以爲言監司相繼奏可 命工部左侍郎徐公貫兼都御史來治遂僉事雷公旃監察御史何公鑑圖議方略而白茆再治不閱歲浦口漲沙作青仍廢不治宏治十二年邑尹楊公子器謂白茅不治宜浚許浦以決東南之水白于監

僉事雷公旃監察御史何公鑑圖議方略而白茅再治不閱歲而浦口漲沙作背仍廢不治宏治十二年邑尹楊公子器謂白茆不治宜浚許浦以決東南之水白于監司處給工食浚自本縣行春門東北至江六十餘里時治農丞趙祥有幹略經費不煩卒抵成功邑民是賴父老至今稱之是時國浚浦口獲宋時石閘一座于淤沙之中移置上流以閑水勢然經製粗略又不設守以司啓閉正德閒閘與浦俱廢邑人相繼言于朝上恤民隱復興水利之役爰命工部尙書李元充嗣仍兼

巡撫其地及本郡郎中林公文沛會同監察御史馬公錄閱勘形勢用本縣簿俞浪策以海中漲沙橫絕浦口非人力所能及避去舊浦別于東數里許重鑿新浦以繼上流于是大發近郡丁夫停截起運并各項錢糧給散工食濬自本縣小東門至海口計遠百里復濬許浦上流自大東門至海李三十六里是役也不循故道平地鑿河四十餘里雖費錢糧是時海舶直抵城下諸湖之水如奔馬鮎魚口官莊匯潮水與湖水交激往往傾舟水勢疏達而吳中大稔而力實過于前矣自非

學海類編
朝廷委任之專諸公體國之忠弗能抵厥勩也而李公之勞來弗倦林公之盡心乃職二公遺惠民至于今戴之自是以旋日被潮沙壅塞四五年前尙可容舫而今不能濡馬足矣疊罹水旱亢隰之民垂手喪氣嗚呼其濬也一何難哉其廢也一何易哉蓋常論之矣如錢武肅之經營范文正之設施夏忠靖之忠勤周文襄之處置彼皆宿負經濟動協時宜者也武肅之才固有過人者至設開江營都水使要害置閘募卒撩淺以嚴守備則其究心斯蹟而圖久永者不其至歟厥後錢氏

入宋而此法漸弛官兵散亡宜水患之復至也張綸天禧之役不過循其舊貫雖復開江卒然亦不能如錢氏之精矣觀文正上呂相一書與武肅前後用心略同至其率飢民治浦之法權協時中本末兼舉行之于昔而善行之于今而無不善者也然皆未有治浦而不置閘置閘而不守者置閘而不置守猶不置閘也元人最善治水土誠姦僞不足論然白茆之役雖虐而民賴其利彼烏知置閘設守之爲善哉忠靖之治吳中之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吳民以安仍奏置水官此蓋瘦奮以惠人

者也文襄之築湖堤也令所屬之犯罪而審有力照例取贖分定四季春石夏磚秋灰冬木令有司隨在收用正費不煩而事舉民不忘惠此益處置得宜者也侍郎徐公之治白茆也功則宏矣而廢最速蓋亦氣運之使然也楊公之治許也不費國而民樂役四十餘年民沾其惠正德白茆之役也李林二公之勩實越于前然皆不議置閘不久復弛惜哉父老云使當治浦遂議置閘豈坐今日之患哉以是觀之有其具非其時不可以動民得其時無其法不可以建事善其法微其人不可以

成功故曰集事功者必立章程善章程者必在得人

雜論十條

一造閘 或曰造閘事誠利益今日言之不已難乎諸
浦久絕不通舟船水陸之地不宜車輛灰石重物航海
又非其便浚治之後水勢疏達不能爲災又坐往時之
弊奈何曰是不難在經始之得宜耳夫治浦必先治堰
蓋于施治之初於浦口埧內八九里許量度置閘之所
更于上流里許堅築一埧待上流浚功已畢決引湖水
通船裝載物件直抵造閘之所交納撥夫別治他所俟
造閘既畢許久灰縫固然後決埧以通江海如此則挽

送不勞民力大省

二處置 佚道使民民雖勞而不怨利民取民民樂供而不後夫三吳稼穡之地民之富貧視水利之治與否治則民佚樂而恆足否則民勞苦而恆貧夫好逸惡貧民之情也而亦上之人所欲順之也是以禹之治水也九年勞民而民不怨非人人而衣食之也亦惟順民之欲而已往年白茆之役也丁夫起于鄰郡道路遠涉餉遺不繼富人恆多規避爲今之計不若罷遠調以畝計之法取直而倩貧民貧民得食而出其力此范公之遺

法也合于徭賦之外暫令歲畝加銀一分則銀出于有田者而貧富均矣且革規避之奸按郡志一府官民田地山蕩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五頃銀如其數以工倩之法計之大率一夫日給銀三分十月朔日上工十一月晦日而止以避寒沍次年正月復上工至二月晦日而止以務東作自十月至次年二月除膾月實得四箇月計日有一百二十又以二十日抵雨陰實計一夫百工共該工食銀三兩是則蘇州一府加徵銀可得三千一百四十夫矣若以蘇松常鎮四郡計科糧田地一十七

萬七百餘頃銀如其數可倩人夫五萬七千之數矣若照往事年例嘉湖上游諸郡備貼夫工亦以畝計之法徵之又不止此今白茆許浦福山三浦計遠不過二百里該二萬一千五百餘丈一夫分浚二尺計得人夫一十五萬七千二百餘人若暫爲兩歲加徵三浦亦作兩年浚治而又益以府州縣各項無礙錢糧可不動正運而事已辦矣或曰未免賸民曰下農夫有數畝之田尙必欲鑿渠通利不惜十千之費三吳之民病水久矣此法若行民悅何疑

三致夫 法立弊生法非能生弊也弊民緣法以爲奸也三吳財利產于畝畝貧富生于兼并富民行賄以避役里胥聽囑以欺隱貧民勞苦而無告往時役遣率多放富差貧吏胥又從而寇減工食富者又易供需貧者一人出舍老少不得作息往往飢寒多至顛踣若行畝計之法使里役但報貧戶常時爲人賃作耐苦而力者一里或二十名或二十五名其飲酒無行者勿遣本縣地方五百里可得人夫萬餘若募一郡貧民將不勝其多矣如此則富人出財貧人出力荐飢之民得食而勞

學海類編
之雖有非心亦沮化矣此范公之餘術也

四給餉 民以食爲重食足而後可以興眾也力作之人一餉不給則氣餒力疲往時白茆之役有給餅蔬魚乾草鞋之類鋪戶與吏胥黃緣以濫惡欺民而領官價此上惠之所以不宣也及發工食有司百計分省官府不能悉究暗弊爲今之計不若一以本色關給爲便竊計人善飯者日食二升而餘次者不下一升五合是以人日給熟米二升油薪蔬菜鹽酒草鞋等料日給銀二錢十夫一甲有都養一人計十一人十日計給熟米二

石二斗銀二兩二錢如此則人人足以自贍而又得廉榦人員以司出納則民樂趨事而功易集矣

五編輯 甚矣眾心之難集也動眾而不制之以法所謂驅市人以戰也往時白茆之役丁夫相繼遁去圖里長不勝箠楚今以工食召募固非拘役之比然亦必有攸攝乃無離次之患凡十人爲甲有都養一人十甲爲百有百長一人十百爲千有千長一人十千爲萬則屬職員治之疾病逃亡則百長言之千長千長聞之有司病者給醫逃亡者責圖里長報而足之各有攸統如掌

使指矣

六廠舍 南民不奈霜露易以致疾是以土工之興必有芟舍以爲寢爨之所處燥近泉又不可遠分工之所十夫同房百夫聯舍中居百長以統之而百長有處百長統于千長而千長有舍千長則屬職員而有署有儲十夫一竈而都養主之都養擇朴儉技能之人使充樵汲治炊之役暇則葺畚鍤供水漿守舍宇主錢米均不足頌羨餘十夫日給仰于一人是以此役不可不選七督程 進眾勸力必以鼓每日寅時百長于舍中擊

鼓都養一人先起治炊既具甃眾起蓐食操畚鍤以聽卯時百長于治工之所立號旗擊鼓眾以畢集後期者笞怠不趨事而濫廩食者罪而旌之責原報者仍令補足又有遊騎往來巡察惰工卽擊號鼓百長報送責以警眾

八堆土 浚治之役極其勞費而壅塞最易者豈但潮沙而已亦由夫工擔重憚遠業戶恐土壓田多將新開淤泥就堆兩厓暴雨冲洗復下壅塞此甚爲患須著担入厓內百步堆置永無壅塞之患矣

學海類編
九宣勤 夫賞罰當而民勸往時白茆之役有等淳謹
之民分工之後遵令兼程以畢而先告完官府不宣其
勤卻調他所助工謂之撮工由是賞罰無章人心怠弛
宜於勤事最先告完者量加給賞以勸眾心
十妨利 大爲水利之患者有二焉吳中澤國而饒魚
鼈萑葦之利本邑又在窳下而多瀦澤大潦之歲水族
朝宗皆由各浦以入江海權豪之家冒魚鼈重利每據
津要處所牢釘椿楸密簾數罟以截水利坐視百姓墊
溺而彼獲利自若他如貯網之類爲害尤甚厥製如囊

長數百尺漫絕河流囊括魚利往往激水傾舟人入其
中無一生者乘流放屍渺無形迹毒昧殺人莫此爲甚
其他不能悉舉一浦之間不減百所由是阻絕水勢不
能長驅其害一也其二則權豪之家多因湖蕩沮洳築
岸圍護先放萑葦歲籃河底淤泥哀壅不再閱歲皆成
沃壤黠者恐人舉告先自報官願陞蕩科輕額有司但
知闢賦土而不知瀦水之區日隘潦水一至不能容蓄
散八民田卑土之民無甯歲矣其傍浦居民多因兩厓
積沙漲灘壅占圍田而導水之浦隘塞如溝兩旁禾菽

如茨而官不加稅民受其害於是而江海之潮絕不上
浦亢區之民又無稔年矣此皆今日已然之害也必痛
艾于將來而后可以言久長之計

兩宮鼎建記序

自古公忠爲國之臣不有其身曷論名鄉愿不顧護名甚周乎然使鄉愿爲國人情止期乎調停物論止期乎諧合巧使吾身成忠信廉潔之名而不顧國家受破冒屑越之害又奚賴焉吾於年友賀養敬所類錄其尊公鳳山先生名盛瑞爲繕郎時諸所經畫讀之而重有感也詳味其語意若重惜人臣本爲國竭忠盡瘁一意圖節省而更得糜費貪婪之名以不職論去是非命耶余曰人臣患不爲國竭忠盡瘁一意圖節省耳使誠有此志

糜費貪婪之名不職論去已蚤自知有此何也朝廷建
大工莫大於乾清坤甯兩宮所費金錢有原例可援乃
先生獨省九十萬夫此九十萬何以省也是力爭之中
璫垂涎之餘同事染指之際者也割中璫之羶而形同
事之涅不善調停人情而諧合物論莫甚于此乃先生
竟不暇計直孤行一意而赤矢此心者爲主幹國之忠
重而徇私營祿之念輕也夫如是身自可以圖利圖名
圖美官而故不屑爲而又何言命耶卽命之權誠重然
當其時孤行一意赤矢此心雖使命撓我以利以名以

美官先生亦當與命抗而不受矣故吾謂忠臣爲國不
言名忠臣爲國不言命嗚呼爲國如鳳山賀先生者可
也萬歷戊午夏五年家晚生邱兆麟題

夫士所貴於持身則在植節矣臣所貴于致主則在盡力矣節植之謂志士力盡之謂能臣人或言持身致主之際患心不能自滿耳心苟即安豈憂不知哉嗟乎是殆未深知士之有命也夫士豈直以升沈言命哉嘗觀古稱豪傑豈皆絕異而不可幾及或亦猶是人也乃且有鉛刀冒莫邪之鋒康瓠係周鼎之品矣則以事之所任者重而時之所履者順于是乎幸居其成者有之若夫忠知之人苟不得用于天下國家之大事而徒以猥瑣羈豪傑之身將峻節孤忠亦直瓦礫視之耳幾見

能于尋常中具豪傑之品題哉故曰有命也先公筮仕起曹日惟土木是司夫土木亦臣職也司空之官古鳩鳩氏之任第以郎署効奔走則簿書期會非有關於朝廷之輕重縱云竭忠盡知迨程功課績直一土木而已矣雖然苟官修其職土木何不可盡瘁惟是財欲節而目之以費守實介而歸之以貪于是始知任事有甚難者先公之于土木其大者乃在兩宮而先公之顛躓亦以是役計先公于兩宮之費直七十萬有奇而冒不白之疑以鉅萬夫于金穴中守介節恆人不信而以七十

萬竣兩宮恆人尤不信乃七十萬確有可稽而先公獨加以不韙之名何也廉于國而貪于身論人者豈真有別術度人哉勞則亡矣節亦晦焉是先公之命也夫先公以一官謝知遇亦何憾何求獨念士人起家遇主亦欲尺寸自樹先公半生砥礪半生辛苦竟埋沒于土木中是可傷也假令以先公之才知用以當古豪傑之所難則綜理經管何必非盤錯之試狐鼠瓜李何必非是非之叢履危機而塞漏卮何必非利害之會以其所備嘗試諸所難措豈遂不足以効一割無如其竟如斯也

用力與古人同收効與古人異所處之勢然矣是以曰
有命也謫守一郡又渺乎小矣嘔心傾膽于廟堂之上
祇結怨而不見知况欲從千百郡縣中顯循良之貞哉
或曰國家設立起部二百年未有以難告且隨事可以
樹奇何必不起部蓋公自難也是非利害皆公之所自
鵠也且往例有徵不可循乎嗚呼例將焉循而可前乎
例則爲三殿增官增賦是一例也兩宮之役先公不能
援也後乎例則爲兩宮創造者以七十萬竣工而受成
者以百十萬尾後是又一例也然則例將焉循而可先

公不善循例因不善樹奇徒以省易怨置身于是非利
害中卒受其黜闇是先公之拙也已悲夫傷哉先公已
矣壯年精力盡用以供萋菲二十餘年之通籍僅完土
木一事而不克善其後是以重悲先公之不遇也非謂
起部誤先公謂先公竟以起部誤不得以其可用之才
力馳騁于古豪傑之會磊磊落落方軌前人乃亦拮据
亦擔當亦執守竟亦沈落人亦孰知土木之中果有峻
節孤忠之士哉是以歸咎于命也蓋所感在升沈之外
也用是土木之事輯成一帙就中苦心猶有諱而不敢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三 專
盡言遺而不及盡識者存其槩可也萬歷歲次丙辰仲秋之吉不孝男仲軾泣血書

兩宮鼎建記卷之上

明 賀仲軾養敬錄

萬歷二十四年鼎建乾清坤甯兩宮公以繕司郎中身當其任事體重大工費浩繁創建之始千條萬緒措手爲難乃將本部堂司儲貯歷年大小工程題議疏彙盡數檢閱時當五月末旬炎蒸如火舊卷爲塵漸漬土灰盈頭眯目殊所不堪然不得其詳不敢止也然卷多殘缺心如火熾復向工科署科事給事中楊公應文將本科貯本部一應疏彙自嘉靖三十六

年修三殿起至本年春季止日給五冊閱訖再換就中凡係建修盡數手錄五百餘紙令書辦抄真共六冊四百餘葉除小小關係并可裁酌者不開外

一查得三殿川湖貴採木事例總理則欽差侍郎劉公伯躍副都御史李公憲卿分理則添註郎中盧公孝達等二員副使張公佑等二員鼎建兩宮公題採楠杉等木止責成撫按一官不遣

一三殿該吏部給事中劉贊題各省直丁地內歲加四派銀一百萬兩特差御史林騰蛟唐自化等員摧攢

鼎建兩宮公止取給事例銀兩尙有贏餘分銀不忍加派百姓

一三殿採浙直鷹架平頭等木欽差郎中吳道直李方至蘇州燒金磚欽差郎中戴懋鼎建兩宮公具題以銀二萬兩發江南而鷹平至以銀二萬兩發蘇州而金磚至以銀二萬發徐州而花斑石至未嘗添註一官

一三殿大石窩採石欽差侍郎黃光昇總理而分理又差二主事理刑又差一主事鼎建兩宮公具題止差

學海類編 卷之三十一 二 事功
主事郭知易官不勞而石至

一三殿中道階級大石長三丈闊一丈厚五尺派順天等八府民夫二萬造旱船拽運派同知通判縣佐貳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澆旱船資渴飲計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費總計銀十一萬兩有奇鼎建兩宮大石御史劉景晨亦有僉用五城人夫之議公用主事郭知易議造十六輪大車用騾一千八百頭拽運計二十二日到京計費銀七千兩而縮

一三殿拽運木石車騾盡派順天等八府鼎建兩宮公

具題造官車一百輛召募殷實戶領車拽運計日計騾給值其官造車價每輛原銀一百兩題準每年扣其運價二十兩以五年爲率官銀固在一民不擾

一三殿夫匠取之河南山東山西等處鼎建兩宮公俱給見錢召募

一三殿金磚顏料派之雲南南京廣東鼎建兩宮公俱召商買辦

一琉璃磚瓦等項共燒一百七十萬而縮計兩宮片瓦不少止用九十七萬有奇計剩七十餘萬

一兩宮自萬歷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起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計乾清宮坤甯宮交泰殿暖殿披房斜廊乾清日精月華景和隆福等門圍廊房一百一十間并帶造神霄殿東裕庫芳玉軒豎櫃二百四十座板箱二千四百箇通共用銀七十二萬有奇內鑄錢用銀十二萬兩積出銀四萬兩實用庫銀六十八萬兩有奇

一每銀一兩鑄錢六百九十文市上每錢四百五十文換銀一兩給與夫匠工食則以五百五十文作銀一兩每銀一兩收利一百四十文然當時止給夫匠令小委官按名給散鋪車灰窰一槩不給蓋夫匠雖日散十萬錢然人止得三二十文散之槩給若鋪車灰窰動領數十萬錢積之一處蓋錢散之則貴壅之則賤此必然之勢其後錢七百文乃值銀一兩或亦槩給之過也

一二火黃銅用二十一萬斤該價銀二萬二千兩商人沈應元等稟稱買銅卽賠數千兩不惜然銅數若此一時豈能驟辦乞寬假容往南京收買公謂工程急

如星火兩都往返淹遲時日豈能有待查得丁字庫銅積如山中貴者主之乃命商人持一帖求之中貴云云然費不過二百金勿論二萬二千兩之帑金不出而事亦咄嗟辦矣

一公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陞湖廣參議命下節慎庫貯營繕司銀除借與屯田司十二萬兩都水司九萬兩虞衡司三萬兩外見在銀九十三萬兩有奇親手付之繼任者令其接續積存以爲殿門工程之用蓋以兩宮就緒之費斷不加于創始別工煩多之費

斷不加于兩宮按兩宮之迹而行之一二年則三門之工綽有餘用不謂公去未幾而庫藏若掃由斯以觀公之謫也不亦宜乎

戶兵二部應協濟銀各三十萬未用

一兩宮初興鑽刺請托蟻聚蜂屯公一槩峻絕外至于見之牘奏如四川差內官採木則有百戶李綸改臨清窯于武清通州內官監督則有指揮林朝棟百戶張文學採五臺山沿邊樹木則有西河王公俱具稟呈堂題覆仰藉聖明一切報罷惟有徽州府木商王天俊等千人廣挾金錢依托勢要鑽求劄付買木十

六萬根勿論夾帶私木不知幾千萬根卽此十六萬根木逃稅三萬二千餘根虧國庫五六萬兩公深鑑前弊極力杜絕夫俊等極力鑽求內倚東廠外倚政府先捏駱金源妄奏奉旨工部知道幸工科給事中徐公觀瀾抄參公得呈堂立案不行前商復令吳雲卿出名再奏而買木之特旨下矣于時奸商人人意得氣揚謂爲必得之物可要挾而取之傍觀者明知其不可亦莫能爲公計部堂亦竊笑曰不看賀郎中執到底耶公乃呼徽商數十人跪于庭謂之曰爾自

謂能難我耶我如不能制爾爾則笑我矣今買木旣奉特旨我何敢違然須有五事明載劄付中今明告爾勿謂我作暗事也一不許指稱皇木希免各關之稅蓋買木官給平價卽是交易自應行抽分各主事木到照常抽分一不許指稱皇木磕撞官民船隻如違照常賠補一不許指稱皇木騷擾州縣派夫拽筏一不許指稱皇木攙越過閘一木到張家灣部官同科道逐根丈明具題給價見今不給預支于是各商失色僉曰必如此則劄付直一幅空紙領之何用公

曰爾欲劄我但知奉旨給劄耳劄中事爾安得禁我不行開載各商知公不可奪又懼此事一行後日路絕遂皆不願領劄向東廠倒贓矣于是東廠大怒遣緝役緝公事于原籍中而不悅者從傍煽禍必欲置公於危地此時公禍在不測未幾東廠死政府免公私慶若徼天倖然而竟不免矣

兩宮鼎建記卷之中

明

賀仲軾養敬錄

鼎建兩宮除事可徑行并難形紙筆與瑣瑣小事不載外其條陳奉有明旨者略具于左

一議徵逋員查催各省直拖欠本部四司科

一議協濟查得嘉靖三十八年興舉大工戶兵二部各協濟三十萬兩其贓罰并內外文武缺官俸薪契稅商稅等錢合無咨行戶兵二部并各省直撫按嚴查確數酌量解用南京庫銀亦查見在若干咨數前來

以備不敷取用後工興止取足事例銀兩

一議開事例查得預建壽宮曾開事例今大工肇舉仍宜廣開除州縣佐貳首領係親民官遵例不許加納外其應納某某等項咨行吏禮兵三查部例開款具題通行各省直撫按出示曉諭告納至于民間巨室比照舊例進銀五百兩者給與官帶一千兩者遙授七品京銜有司俱豎坊禮待仍免雜差

一議鑄錢照得銀一錢鑄錢六十九文給散各役止照時估大約五十五文爲率每銀一兩剩錢一百四十

文則發銀萬兩可積銀二千五百餘兩矣亟宜付行虞衡司寶源局鼓鑄本司按季酌量發銀如錢貴則行賤則止務俾官民兩利

一查庫料等項照得雜料勢所必用合無通行兩京甲字等庫明開數目某項若干足備大工應用則已如果不足預行處辦以防臨期急用不敷

一議分工照得工程重大差官眾多若必合爲一工則意見參差彼此掣肘吏書浸潤致起紛爭殊于大工有礙合無將應修處所均勻搭配司官與內監提督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事功
各二員分管一工明示賞罰工堅費省完工最早者
受上賞則彼此相形人思自效

一議楠木照得南杉大木產在川貴湖廣等處差官採
辦非四五年不得到京工興在卽用木爲急其南京
等處或有大木咨行火急查報見貯灣廠神木廠者
勅內官監提督會同部官將見在木植計筭數目先
盡乾清宮坤甯宮次配殿宮門均勻搭配務俾足用
其斗稍裝修等項只以頑頭標皮并截下半段等木
湊用不許混開于大木之內以圖侵冒然各廠大木

不多一時取用殆盡後一不繼何以區處合無查照
先年土官進木加級事例通行川貴湖廣等處撫按
諭令各宣慰等官採木恭進照例加級賞賚其土夷
巨商力能採賣者彼處撫按卽以本部料銀并贓罰
等銀從厚給值但不許輕擾邊民以生事端

一議采石照得合用石料萬倍別工舊差多官總理眾
手操觚彼此掣肘吏書唆構爲奸弊孔莫可究詰合
無專責管山主事量撥小委官以供役使但部臣位
卑權輕有司玩視文移多束高閣似宜假以舉劾之

權其通墊道路採木造置旱船并合行事宜有司抗違悞事者參奏重處

一議車戶照得工程重大合用木石不知其幾乃在官車戶僅僅九家卽竭產破家置買車騾亦不敷用合無通行順天等府州縣并在京富民廣行召募查照先年題淮事例官給車騾其裝載木石工食銀兩計工計日筭給如該管人役侵漁致逃者從重治罪其八輪四輪車應置幾十輛騾約用若干頭通行管車官呈堂處置

一議蘇州磚查得蘇州方磚在廠見貯者一萬餘箇似不敷用合無預行彼處撫按選委廉幹府佐一員管理務要堅瑩透熟廣狹中度其應用料值夫匠工食裝運船價并于贓罰料銀等項處辦具文申部以憑查考但不許分毫加派小民如解到方磚閒有色紅泥粗不中舊式該管理以侵漁重究

一議買杉木照得鷹平條稟等木大工必用見今各廠缺乏查得通惠河道抽稅循環簿內見有商人販到鷹平等木四千餘根條稟等木四萬餘根合行差官

照估驗買第抽稅例圍圓在五尺以上買木例圍圓在一尺以上卽行文管河抽分郎中確查抽過鷹平條稟數目并長圍丈尺火速呈部隨卽差官照估驗買如買到杉木見工收時長圍不及買數該買官以贓論如木商以用木緊急多索價值卽爲停買一面行浙直採買一面將通灣船桅桅段并在京商民原有買下桅段杉木嚴禁民間不許買用盡數告報兩平照估給價以濟急用

一議發見錢照得人之趨利如蟻赴羶兩宮竝建用夫用匠不知其幾若不給散見錢卽嚴行勾提而逃亡者比比也合無行令見工官將寶源局所鑄制錢預筭明白用匠若干用夫若干用糴麻小串責令小委官每名一串抵晚唱名給散如錢短少中攙低假等錢許夫匠卽時口稟卽將小委官重處若侵冒數多見工官奏請罷黜

一議稽查夫匠照得夫匠眾多該管員役最易冒破以五作十并庸匠稚病殘疾人夫希圖搪塞合行定立規式某匠作某料尺寸若干卽註匠名料上前一日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五 事功
分派當日申刻驗收某人夫某項用若干俱預先分派當日抵晚驗工如有名無人有人無工夫匠扣除工食軍人不與日糧仍行送問如干礙內外官員奏請究問

一議明職掌照得監督者總理之任而巡視者糾察之權也職掌攸司各有深意若監督徇私冒破巡視者止宜據實而糾劾之倘兼監督之任未免一柄兩持事體必多掣肘合無申明各守乃職收受錢糧之際監督官與內官監提督將錢糧逐項驗收巡視科道

監察之果有冒破以小作大以輕抵重以濫惡抵美好等弊點記于冊錢糧收完即時聲說某項有弊隨時察究果有入己之贓參究罷黜但不得吹毛洗垢以隳任事之心

一議加鋪戶查得工程重大物料繁多本司鋪戶僅四名豈能勝此重役合咨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嚴選真正殷實富民四名加添應役如該城兵馬賣富報貧并受賄以積棍混報及將鄉官舉監生員呈報希圖塘塞者當工悞事參奏重治第利之所在人競趨

之強之以不堪卽義士規避矣乞將應買物料見工
官酌量多寡量給價銀令其承買買到物料驗收之
後實收五日到部科道掛號次日日本司給與庫帖遲
給十日不發實收庫帖以需索從重論其分派物料
新舊均勻徇情輕重者完罪

一議會佑照得見今大木缺乏庫藏匱乏所用物料錢
糧大費處分猶不敷用則估計之時不得不比常尤
加詳慎合無仍照近例本部堂上官并科道會同內
監將應用物料逐一估計量較的確數目題定不得

日後加添致滋冒破

一議兵馬并小委官賢否照得五城兵馬并小委官于
工供事必不可少第賢否混淆曷以勸激合無分別
賢否年終造冊類送吏部除不肖之極卽行咨革外
其餘員役通候工完以定功罪

一議木植查得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內題准木植運琉
璃黑窯兩廠抵作木柴今用木數多木植廣積合無
仍照前例

一議匿名誣揭照得廉幹之官上不畏強禦下不徇私

學海類編 卷之... 十一 事功
情利于公必不利于私積年吏書嫉不便己塞其利
孔懷恨中傷或寫匿名帖或暗投匿名揭指夷爲跖
勢所必至若官闕其卑汚彼吏書且歡同貓鼠豈肯
暗害除官果有眞實贓私參奏罷黜但係匿名揭帖
不可據以參奏仍責該城兵馬務在得獲重究
一議派採楠杉大木照得神木廠存貯之木無論見用
不敷將來別有興作亦當預備是採買所不容一日
緩者除見存楠木先行治辦外合卽行採買查得舊
例採木俱差本部堂上官一員督理第川貴湖廣地

方隔越兼制之則移文往返動經歲月分任之則意
見不同每多掣肘合無卽以本省撫按兼採木之任
司道官員聽其差委買運錢糧任其區畫嚴督各省
藩臬諸臣多方招募採取應用銀一面動支本部料
銀并贓罰商稅契稅缺官俸薪等項木價運價必須
一一出自公帑毋得派累小民如各省地方官但能
招徠土官進獻或能令土夷巨商採辦者卽抵原派
定數起運其宣勞諸臣遇應陞年資不妨奏請加級
以責成通候木完以優敘

學海類編
一議柏木查得內官監開註柏木一百二十根各長五丈至二丈徑三尺至二尺已經具題召買看得柏木長圍甚大一時召買不敷不無悞用合無將神木廠見貯柏木行內監酌量作造雖圍不合原估不妨折足尺寸抵用一委曲之間可省銀數千百兩矣
一議砍柴照得兩窯用柴九千七百餘萬斤約銀一十四萬六千餘兩乃今財用匱乏區畫最難查得先年修復殿堂題準砍伐南海子樹株合用抵無仍照前議咨行兵部即將題準官軍一萬名內除量撥大石

窩二千名該部差委都把等官督押八千名赴海子聽該管內監先將不材稠密枯倒等樹刮皮號記照號砍伐遠近酌量每軍日限三十斤至廠每一月管廠主事會同科道驗收計至明年二月終木將發生之時停止候秋再伐其軍如有別項急用不妨臨期酌撥則所省柴銀不知幾萬兩矣

一議稽造楠木照得楠木巨材稍一失用不可復得合無置簿三本用印鈐記一發神木廠逐日開註某日某車戶裝過某號大楠木長圍根數各若干二本發

學海類編
卷之
九
山臺兩廠監督官開註某日收過車戶某等運到某號大楠木長圍根數各若干下註某日用匠若干截作某料長圍若干其有木大過式一寸以上者俱令鋸解下聽用不許斲砍卽半段頑頭亦記數收貯備用仍開款註銷俱年月一次報部小委官五日一次報司

一議置官車車戶劉祿等告行據主事郭知易呈議置四輪官車一百輛原題準每輛給銀一百兩不敷置買先要預支腳價銀一百兩湊買車驟工程次第扣

除腳價車銀限五年外照十六年題準事例查行又議八輪改轍大車除西華門見在三輛外再造十七輛每輛照估給銀五十兩不足臨時再置又議八輛大車所運大石比照西華門題準事例計驟計日給價上卸用軍無軍用夫又議禁勢豪以用車緊急勒索高價并禁附近京府州縣車牙凡係腳車盡數報官兩平雇運木石不許私雇違者拏究

一議車戶裝卸據劉祿等告行據主事張宗孔呈議看得短運裝卸腳價于萬歷二十三年酌量加增題奉

欽依似不必別議但兩宮所需木植圍圓之大者委非尋常可比上車卸車未免多用人力若不稍爲寬處誠恐拽運延遲臨期悞事合無自圍六尺以上者分爲三等量加上卸人夫工價六尺至九尺爲一等每根加銀一兩二錢五分此外如更有圍大者照例遞加其圍未滿六尺者上卸裝運俱照舊規給價

一議呈樣瓦據主事趙文煒呈議看得燒造澆色甄瓦等料必須設法稽查始得如式合行該廠每樣定燒如式琉璃等料二片塊箇進呈御覽一畱御前一發

監收官爲式以後收料若質有厚薄色或鮮暗卽不準收仍給示曉諭各匠一體遵守毋得臨期違悞再照琉璃黑窯工程重大非軍不可集事舊規俱見工撥用多寡有無不一似宜題定數目未燒則供作已燒則搬運誠爲妥便查得舊例錦衣衛撥軍一千名合無照舊取用內撥七百名赴琉璃窯三百名赴黑窯應用

一議庫銅鑄錢準巡視庫藏刑科給事中楊士鴻浙江道監察御史何爾健手本開丁字庫貯有四火黃銅

四十八萬斤堪以鑄錢等因隨會虞衡司郎中何湛之議得大工繁鉅經費不貲今議取庫中之銅鑄錢爲流通之費移彼濟此誠爲良策

一議夫軍照得大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翻交出塘上車非萬人不可合無咨行兵部將大石窩除見在一千八百名外再添六千二百名馬鞏山除見在七百名外再添三百名應用但冬至後班軍回衛營軍住操比時天寒地凍正宜趁時發運合無一面行管山主事多方雇夫一面咨該

部從長議處務令軍心悅趨常川應役

一議給匠車開運工價照得請給預支原爲接濟令不悞事第今每發預支一次必待料道會收石料畢方出給實收對同銷筭至銷筭後方敢再請給仍候掛號下庫秤發耽延動經月餘遲緩悞事合無比照壽宮事例將大石窩開運銀兩先發五萬兩總寄涿州馬鞏山開運銀一萬兩總寄房山縣各收貯一應給發俱聽管山主事酌定數目具呈督催物料本部右侍郎處批允該管主事方行各該州縣正官照批准

學海類編
銀數徑給車戶石匠取具領狀造冊呈部如州縣官
剋減銀數事發從重參究前銀將完該管官再行請
發接濟一 新舊車戶劉祿張揚祿等私車官車并
見雇脚車總計止二 今議再行添雇搭掛一二
百輛方可濟用 車戶車騾自置及官車止居三
分之一雇覓者居三分之二若非立法聯屬 難
免遲延退避合無將各戶拽運大車查開自車若干
官車若干某雇車若干係某州縣人經紀某管押某
總寫一牌每車戶各給一面仍先將牌內車數花名

造冊呈部及督催物料本部右侍郎呂案候有一推
故違悞者輕則責究重則參送庶車輛不至悞事
一議大石運價照得會估自二十二丈以下計日計騾
已經題準外但二十二丈以上至八九十丈者此等
大石先年大朝門工所取用比時俱係外府州縣提
取車輛騾頭協運乃一時眾擎易舉事易就集今本
工大石自二十二丈以上至八九十丈者甚多提派
車役既恐累民召募車戶豈堪虧累相應酌議合無
將四五六七八九十丈等石行令管車官仰運計日

計驟給值其車輛折損驟頭倒傷仍照前議量行賠補庶大料易於就集各戶亦無虧累

一議車輛照得拽運木石新舊車戶除官車自車之外仍令其多方雇募幫運多而且急乃奸猾經紀遂通同有車之家指勒高擡價值深爲可恨及查舊時雇車每車一輛雇用一箇月止價三十六兩令工程重大量爲加添定以三十八兩爲則一應附近雇車經紀盡數籍名在官遵照題準事理雇募車輛經紀不許仍前通同有車之家勒擡價值車戶亦不許因而

短少違者各治以罪

一議修墊道路照得大石窩子街中道等石有一塊而重至十五六萬斤者有十餘萬斤者開運一塊費銀千餘道路窪陷不平損車壞石勢所必至合無行令順天撫按督責該地方司道州縣官多方設處務期修墊如法堅闊平坦以便車行如或虛應故事致損車石除州縣正官分別參處巡捕官拏究外仍責令該州縣賠補原石庶人心知警不致悞事

兩宮鼎建記卷之下

明

賀仲軾養敬錄

大工及各工附錄

兩宮梁棟長九丈圍一丈三四尺見貯楠木中繩墨者百無一二公苦之偶見故楊司馬家乘載楠木幫品事甚悉公質之于內公洪陽且言楠木盡壞于造船若採非五六年不可恐材亦全張言不

可曰此事孰敢任之公乃具呈備述于堂請題部堂如公議疏上即報可公初計期月可完蓋以朝廷之

學海類編
力一人千日千人直一日耳豈意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十月具題堅柱至二十五年五月方得旨是月卽具題上梁至九月方得旨

廣積局積抽煤幾百十萬斤堆大如山而生木成樹矣公曰奈何以有用而爲無用也琉璃黑窯缺柴何不以此抵之呈焉

夫匠日用幾千萬名公每項止用一頭打卯出名具領雖坐食而亦事體之必不可少者然鑽求紛至堂強公增數公曰各夫匠分工收功給錢自有主者頭何

用而令其靡費堂奮然具題五十五名用一頭人謂之欽差匠頭不但歲費萬金各工亦譁然多事矣

兩宮匠役多甚冒破不免題準論功不論匠小委官給與見錢按功給散部官時稽查之無功者仍重懲雖小委官不能無弊較給匠頭散者取効多矣

兩宮開工公命止用夫百名是日同科道管工者同至工所報五百名公曰工興才始不遵令者誰也詢之者乃內監公大怒實收止出百名

告事例者通狀到日卽給帖銀完次日卽給咨事無畱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事功
宿吏難著指赴如雲集得銀百萬兩惟在速之一字
覆川湖貴減楠木尺寸疏照得楠木宮殿所需每根動
費千萬兩不中繩墨採將安用卽頭號不可必得亦
不得遠卜二三號云云詞若嚴而寬之之意多矣按
撫不悟猶噤噤也

有中官在工作卓椅等料藏于柴簍擡出者公廉知之
見佯若不知然但曰恐有夾帶左右一搜之中官懼
甚亟止曰無無公笑曰工上之事自今悉令我知不
然公性命之憂在今日中官曰唯唯自是奉令惟謹

事無悞者

兩宮初開工之日一人持書請托公曰予事未一行敢
來阻耶重懲之擲書不視雖飲恨于人而後來之門
以杜矣

兵戶二部原題協濟銀各三十萬兩宮工完所積銀猶
足門工之費協濟通未用也西河王疏開鑛與採木
并奏抄發戶部者月餘未覆忽一日申時文書房口
傳西河王疏工部如何久不覆立等著回將話來堂
官狼狽到部切責公公曰堂上不發抄何據而覆查

工料無此疏蹤跡久之方得之戶部戶堂出部幸余
公在署索其手具咨稟部堂因言戶部悞事疏上必
罪本部公曰易耳首叙某月日準戶部咨云云咨到
日卽具覆日覆疏日照得兩宮鼎建事關宸居卽一
椽一角純用香楠杉木尤不足以盡臣等崇奉之意

沿邊不過油松雜木上無所用相應停採

此事關邊防西河特

借大工爲名耳爾時事在必行公恐激而成之故從容具覆但言其無所用而不與之爭事遂獲寢未幾晉撫魏見泉公參疏亦至語甚厲先是百戶仲春首倡開鑛之事亦借大工爲名疏未上先投揭于公公厲叱之春懼遂不敢求下工部自是言開鑛者紛紛無敢一字求下本部者

慈甯宮石礎二十餘公令運入工所內監譁然言舊公
曰石安得言舊一鑿便新有事我自當不爾累也

楚參藩之命將行而尙未代管琉璃窯內監劉成從容
言爲燒色淺打點費幾萬金而蓮缸貓盆之類日索
不休乞給三千金公不可且曰柴土價原自倍打點
費一二萬只餘耳成曰安見倍公曰燒數雖不可稽
而運價有數查得原燒料一百七十餘萬用不足百
萬兩宮完矣餘何往成語塞而去公復丁甯繼任者
切勿予不謂持之不堅遂給七萬庫欲不空得乎

學海類編 卷之... 事功
一日奉旨下部買金六千兩鋪戶苦之且言戶部有編
定金行公曰戶部安肯代工部買金各戶極言一時
難辦必悞賠不借也公思戶應協大工銀三十萬而
兩宮已完庫貯銀尙有一百二十餘萬無需協濟遂
收工商買金之票而掌橐者力稟不可公吐之出眾
莫解衡司楊毓菴司徒木菴公胞弟也公夜過之謂
曰戶協工三十萬金欲具題何如毓菴入言出告曰
余兄極苦此事且欲求少減公曰戶果不足如肯代
上買金六千則前銀可不協濟毓菴復入言木菴亟

許公歸具題橐明日早進部呼寫本者上之掌橐者
曰戶定無肯替工買金之理公第曰試題之疏上報
可戶無難色公去部後復有買金之事仍如公行之
戶部而戶部怒裂其劄掌橐者竟不知所以也

二十年四月公受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積局廣積
局局各設抽分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巡軍十五名其
官俸軍糧歲支一百三十餘石每年抽分解部銀多
七八十兩少五六兩即官俸軍糧取償不足病商
病民不預焉公欲具題裁革呈橐署部事左堂敬宇

學海類編 卷之五 事功
沈公曰勿輕議遂止及查初年稅入歲不下千金該局所轄窯座自京師及通州昌平良涿等處稅歲磚瓦近百萬萬後工部招商買辦而局無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卽如木商王資一項漏銀一百零九兩他可知矣嗣查窯稅而中貴王明作梗公謂中貴不可制而販戶可制卽出示通衢嚴諭巡軍軍民人等敢有買販王明磚瓦者以漏稅論官吏軍餘賣放者許諸色人訐告卽以漏出磚瓦充賞王明窯三十餘座月餘片瓦不售哀求報稅矣諸勢要聞風輸

稅卽一季所收逾二十餘萬一歲所積除勲戚祭葬取用外設局積無隙地各衙門小修胥取給焉

本年九月蒙部題差委同內官監僉書王國甯監丞小火者等四十餘員修景泰皇陵鋪戶耿應禎買辦銀七千九百兩有奇節省銀三千兩灰戶沈應元灰價四千五百兩節省一千五百兩并雜料等項共節省銀七千兩有奇該前任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令大司寇張公問達題薦奉旨紀錄

二十一年冬題同內官監太監何江等四十餘員修理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事功
獻陵錢糧物料價幾四萬兩公親詣本陵徧地踏看
卽萬金已屬浪費歸與巡視廠庫工料給事中黎公
道昭議該本科題奉旨差工科給事中桂公有根御
史時公偕行同公覆估減銀一萬三千兩有奇賑河
南飢比工完仍省黑窯等項銀三千有奇白城磚斧
辦磚十萬有奇

獻陵山溝兩岸舊用磚砌山水暴發磚不能禦也年修
年圯徒耗金錢而無益實用公欲用石中官不利蓋
用磚利其冒破故也公乃呼工上作官謂之曰此溝

岸何以得長久對曰須用黑城磚而灌之以灰漿公
曰黑城磚多甚內官何不拆二三萬用作官對以畏
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命告之內監
中官疑不解公意然利動其心遂拆二萬久不言一
日同至溝岸盡處謂中官曰此處舊用黑城磚中官
曰是公曰山水暴發磚不能禦砌之何益不如用石
中官曰陵山之石誰人敢動公笑曰溝內浮石非欲
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餌不敢復言于是
每日五鼓點卯夫匠各帶三十斤一石不數日而成

山矣蓋原估磚二十萬只此一處費不過五萬餘俱
畱之朝廷矣墳頂石重萬餘斤石工稟稱非五百
人不能秤起合筭公謂用不逾時而京至工五十餘
里如取夫于京則以片時而令人往返百里給價難
爲公不給價難爲私乃于近村壯丁借片時人給錢
三文費不過錢千餘而石工完矣

二十二年九月內都題委建永甯長公主墳舊規公主
駙馬墳價一萬四千兩特恩加一萬兩共三萬四千
兩其銀一萬四千兩駙馬家領修墳祠一萬兩司禮

監等內衙門公用并無差部官修建者緣駙馬梁邦
瑞父以白米千石請托本部堂怒甚遂題委公建造
止題銀一萬四千兩其內監銀一萬題裁矣于是大
失垂涎者之欲怨謗并作蜚語沸騰就中幾有不可
脫之禍時都察掌院衷洪溪公公師也爲公危甚大
理卿繼山沈公陞本部左侍當序掌部印有勸其候
公主葬畢到任免于波及沈雖不用其言然一時舟
外之懼蓋人人危之矣于時公亦徼倖竣事無他仍
荷聖母賞表裏一銀二十兩成金井并席殿五十餘

閒計費僅三百三十兩有奇殯之日工上例搭席殿
羣房等約三百閒公令擇地之隙者搭蓋作官謂去
墳遠恐于內使不便况此席木內使臨行俱拆去何
必用心公令以楸棍橫穿于杉本纜眼下埋之席用
麻繩連合在工之人無不笑公之作無益也殯迄果
如作官言然木不能起席既連合卽以刀斷繩取之
不易遂止事畢公呼夫匠頭謂曰山中風雨暴至無
屋可避除大殿拆外餘小房畱與夫匠作宿食所何
如眾僉曰便公又曰每一席官價一分五釐今止作

七釐抵工價拆棚日席聽爾等將去斷麻作麻刀木
作回料何如眾僉曰便

修榮昌長公主府第先是估計已有成議計銀七萬兩
有奇時公新任適戶部尙書楊兵部尙書石本部尙
書李司禮監太監張誠奉旨偕科道暨公閱視公通
前徹後逐一看驗殿宇寢室圍廊殿門座等俱因舊
房未有加一椽一牆者止易瓦并塼飾油漆等工公
細計之卽五千金已屬多餘乃費帑金至七萬乎內
監猶欲添銀日夕聒擾公分毫不加時同事主事

韓范

修內花園內監王勲需索無已管工者苦之言于公
公曰第委之我勲計無所之以黑字揭帖送部堂批
查給公置不應勲大怒倡言公看工定碎公衣冠而
作官等又甚其言以相恐且言看工須多集從人公
胥叱之看工之日事畢直入其室坐其牀責其無狀
且謂之曰內監與工部表裏卽不如意再須後來予
首司敢得罪我爾不欲再管工耶勲唯唯公拂衣去
都城重城根角下爲雨水衝激歲久成坑嚙將及城名
曰浪窩監督員外受部堂旨議運吳家村黃土填築

本村去京城二十里而遙共估銀一萬一千兩有奇
蒙堂批查題發司公一見不覺吐舌隨卽具說堂一
帖內開議得浪窩蝕及城脚及時築填誠爲急務但
取城壕之土以填塞則浪窩得土而築之固城壕去
土而濬之深銀省功倍計無便于此者若以填坑而
費萬金恐不可使聞于人也云云部堂怒形于色曰
城壕土蘇雖築易敗成大事不計小費仍取吳家村
土如某員外議公固執不可部堂怒改委主事張宗
孔羅尙賓親詣城壕驗土覆估該二主事驗畢回呈

俱如公議部堂大怒將呈塗抹發司暗激怒原議者
與公拚命幸主事杜允繼以親故懇勸稍解後聞科
道欲參論某始悟爲部堂所悞向公具儀服罪比完
工正費九百兩有奇

神宮監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惡乃每片值價一分四
釐民瓦每片價纔三釐而白哲然諸閹陰耗食于官
窯者久矣民瓦莫利也及公督其事乃躬至監謂諸
閹曰監修幾年矣老成者應曰三十年公曰三十餘
年而滲漏若此乃瓦薄惡之故也諸閹曰然公乃陰

飭官民瓦各運一千記以字而參聚之于是邀監工
本陵掌印與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謂曰瓦惟眾擇可
者僉曰白者佳取驗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旣賤且佳
何苦專用官窯監工者曰此祖宗制用官窯誰敢用
民窯公曰祖宗制用官窯爲官窯勝也豈謂冒破錢
糧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監官爲證耳遂去監工
者隨至寓下氣謂公曰此端一開官窯無用且得罪
請如舊公不可監工復再三祈用官民各半復不可
監工者知不可奪乃曰惟公命第幸勿泄于他監工

者于是用民瓦二十萬省帑金二千餘矣
王資販檜樹千餘株不報稅且出飛語公親至其地驗
之該稅銀若干卽其地知會東城御史及廠庫科道
比回路而當路求免帖紛至公曰已報各衙門矣奈
何蓋此輩皆負大力故急處之以絕其謀
金剛牆實土而在工夫止二十餘名二人一筐非三五
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擡土一筐加錢二文以朱木屑
爲記各夫飛走不終日而完

凡木商運到木植部例會估給價乃弊端最甚如一二
三爲一號後復以三四五爲二號連手到底歷年以
來漏帑金不知幾千百萬具題改正

錦衣衛題修補鹵簿計費萬金公嫌其濫監工內臣持
毀壞者胥送司公閱之謂曰此諸弁畏公精明作此
伎倆以實題疏中語耳不然駕閣庫未聞火而銅帶
胡由而焦舊且腐胡直斷如切某如公言詰諸弁且
言欲參諸弁跪泣求免工完無敢譁用不足千金鹵
簿煥然矣

以垂信史事職聞非常之事惟非常人爲之常人之所
 駭而忌焉者也職固非非常人也而鼎建兩宮不可不
 謂非常之事夫非常之事常人不能爲而爲之者終不
 免卽如東事甫完當事者無一人脫網矣職爲皇上完
 北上門完西華門今完兩宮自謂亦有微勞且私心謂
 讞獄者尙有議功之條秉心者咸具是非之直職以六
 年六月之俸陞一參議僅與循資挨俸者一例自分可

辨京察疏稟具未上

己亥

兩宮鼎建告成勞臣功罪未著謹據事直陳以昭公道

以垂信史事職聞非常之事惟非常人爲之常人之所

駭而忌焉者也職固非非常人也而鼎建兩宮不可不

謂非常之事夫非常之事常人不能爲而爲之者終不

免卽如東事甫完當事者無一人脫網矣職爲皇上完

北上門完西華門今完兩宮自謂亦有微勞且私心謂

讞獄者尙有議功之條秉心者咸具是非之直職以六

年六月之俸陞一參議僅與循資挨俸者一例自分可

學海類編
三
職終不能無言也謹據實略陳其槩惟我皇上憐而垂
聽焉二十五年內該監工疏有云大工之費可鉅百萬
而石價居其半夫鉅百萬則一千萬也居其半則五百
萬矣乃自萬歷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起至二十
六年七月十五日兩宮蓋瓦通完全磚顏料買辦就緒
止職經手發過銀兩除浙直徐州解銀六萬兩神霄殿
東裕庫若玉軒板箱豎櫃約費銀四萬兩曹天祐木價

萬兩實計兩宮支費僅六十三萬有奇不及鉅百萬十
分之一且鑄錢積出銀四萬有奇尙在六十三萬數內
職完大工哀多益寡月費不過二萬五千兩耳職又查
嘉靖三十六年修復殿堂例四川湖貴採木則侍郎劉
伯躍潘鑑左副都御史李憲卿郎中李國珍李祐副使
張正和盧孝達等大石窩採石則侍郎張舜臣主事李
鍵浙直採木則郎中李方至吳道直因而參罷知府宿
應麟調御史金燕蘇州燒磚則郎中載懋天下催徵錢
糧則御史林騰蛟唐自化等四員槩省直丁地歲加派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銀一百萬兩則戶科給事中劉執贄題準車驟夫匠派提
北直隸山東河南則歐陽必進題準即今監工者亦曾
謂職調五城人夫拽石職俱條陳一切罷免一官不遣
一民不擾自謂頗有培扶根本之圖百戶李綸奏差內
官川湖採木西河王奏五臺山採木指揮林朝棟張文
學各奏改臨清窯于武清縣通州差官監燒木商吳雲
卿駱金源各瀆奏買鷹杉等木十六萬根約該價銀三
十萬兩即科臣劉道亨疏云若非該司之固執則十數
萬帑金歸之烏有矣職俱調停陳奏仰荷皇上俯納自

謂頗有曲突徙薪之計職萬歷二十一年同少監僉書
王國甯修景皇帝陵即如鋪戶耿應禎原估銀一萬二
千餘兩部減銀四千餘兩止留工銀七千九百餘兩比
完職省銀三千餘兩灰戶沈玉等原估灰價七千餘兩
部減銀二千五百餘兩留工銀四千五百餘兩職省銀
一千五百餘兩并磚石等通共省銀七千餘兩該巡視
廠庫給事中張問達薦職奉旨紀錄二十二年職同太
監何江修獻陵原估銀八萬餘兩部減銀四萬餘兩該
職復議工科給事中黎復題給事中桂御史時

學海類編
同職覆估再減銀一萬兩有奇比至工完職仍省銀三千餘兩大工所費七十餘萬俱職親手開納事例銀九十三萬兩內支給其助工銀俱管庫科道固封候旨不但一毫不取之民抑且一毫不取之庫自謂頗有生財節用之勞此俱工科有本工部廠庫節慎庫有用昭彰萬人耳目者舍此不諒而信誣螫譚暮夜卽萬古無夷齊何有于職也况職七年郎官故居不能蔽風雨吏部主事吳 兵部員外田 丁酉陝西主試回到職家至京對職嘆息且如參職用張經等爲心腹矣不知所騙

者何人之錢所壞者何等之事職不用自營利而令其各專利恐非人情書辦王化等委官胡覲坤係職二十一二兩年修理景泰皇帝陵獻陵屯田司印信手本開送供事員役在景泰皇陵職節省七千餘金獻陵職節省一萬三千餘金可以徵各役之無能爲矣夫頭張經灰戶沈玉沈祥等十八戶自壽宮開工直至今日四司通用止此一夫頭十八灰戶銀錢出入亦係各監工科道并本部冊籍可問而查也後因大工職去任堂官始題添灰戶八名二十五年因內工給散見錢而後投充

夫頭者日眾二役用之不自職始胡爲投賄計日計驟
職用主事郭 議至良法也今且罪職矣此法若廢三
殿宮興召募無人勢必復提民車使畿輔之民囂然震
動然後知職之識遠而所全者大也實收對同數之多
寡俱由監督監工誰人受賄劉祿等見在可問也至于
使功使過不過借以對計日計驟耳不然職大工所用
委官不下三四十員胡不指摘一人而捏去任四年餘
且屯田司開送之胡觀坤耶吏部去官有冊可查也鷹
條杉木舊會估不知造自何官中間藏號過關由來不

知費帑藏幾千百萬兩職因買曹天佑木閱舊會估數
過始看出不覺大駭隨卽改正呈堂批會工科給事中

徐 楊 郭 御史蔣 議僉謂職議爲妥登簿印鈐

將來不知省帑金幾千百萬兩卽如郎中彭主事曾照
舊會估磨筭曹天佑木價三萬五千餘兩內照職改正
新估覆筭減冒濫銀四千餘兩原冊見在工部廠庫可
查裁其冒濫四千兩復索其例至三千兩卽三尺童子
不信也鋪戶方乾係工科給事中楊 親手塗抹職與
三司郎中同在會開一言否楊 素秉直道見在可問

學海類編
也大工鋪戶李號因少席一領監工責三十板監督責
二十板一撈李號泣曰一席值價止三分五釐又係自
已賠買已打五十板一職每戶將來錢糧不下萬餘兩
全家齋粉矣因而棄家逃走撈懼各鋪戶生心解體行
兵馬指揮楊嘉慶嚴拏二箇月方獲其叔李祿倚恃老
病通政司四遞通狀職悉束之高閣通政司有號簿工
部有原狀李號見今係名在司孰迫之逃而謂職放之
也營繕司有冊有官并本人見在可查而問也趙元係
虞衡司鋪戶與職風馬牛之不相及卽面貌職亦不識

有何事于職嫌而置之死工部廠庫有冊可查也至于
窯戶孫世祥職衙門并無姓名且大工又不用窯戶之
磚不知因何事扣其價四百兩也不謂青天白日之下
而有此無蹤無影之誣也然參職一事雖若甚微實邪
正消長之大機括恩讎報復之大關鍵所係計典甚重
伏乞勅下吏部都察院將職行過事蹟本冊與見在員
役通提到官逐一研審如職所陳有一字之欺所參有
半字之實并查職自作主事至郎中曾壞朝廷一件事
要工部一文錢卽將職重治以爲爲臣不忠不廉欺君

者之戒如係借黜幽之大典爲酬恨之奇策乞勅吏部
開送史館俾秉董狐之筆者直書曰職賀盛瑞被參某
人陷之也職死且不朽矣

西北水利議

清 廣陵許承宣力臣著

天下無無水之地亦無不可以溉田之水古者眾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時稱沃饒者率在西北不聞其仰食東南也魯僖十三年晉乞糴于秦明年秦乞糴于晉又明年晉饑秦伯餼之粟蓋天行遠不過千里故告饑于鄰封卽粟行五百里之意也夫西北之所以沃饒者以溝洫之制未壞也水之流盛于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無害其或

有害則不善用之之過也古井田之制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川者水之匯也萬夫之所恃賴也旱則川之水可由澮以入于洫由洫以入于溝由溝以入于遂而不病燥溢則遂之水可達于溝溝之水可達于澮澮之水可達于川而田不病溼秦人盡壞其制後世莫能復閒有言西北水利者而卒不行或行之未久輒罷無他狃于常行習見而不肯輕犯難成之事也水利不興則地寶不登卽有藝來牟稷黍諸旱穀而所入不足以應長吏之追呼于是有棄田而

不求直無一人受者而欲募民墾荒興水利其誰應之哉然則虞集所云以百夫耕者爲百夫長以千夫耕者爲千夫長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命以官給以祿我知其不可以勸民也集之議不行于當日丞相脫脫乃行之于至正閒則以工價農器牛種諸費悉取給于官其時鈔法大行散之于下者復收之于上故給鈔五百萬錠內帑不虧而費用足明以來鈔有散而無收則雖起脫脫于今日亦不能以虛名而邀實利也且吾欲興水利以墾萊田而澗泉在其上陂池在其下民間熟田錯

雜其閒夏秋霖潦大作則澗泉之水奔潰四出其勢無由達陂池以會于川而入于河故西北不獨亢暘之足憂而亦泛溢之可慮自非于民間熟田相其水勢所趨令捐棄尺寸以行水水道不可得而通也然而或鑿其右或掘其左或穿其腹或斷其背壞本岷自有之疆馴成他家公用之水利自非厚償其直其誰與我然則水利終不可興乎曰不然國家廣開事例所以佐軍需也今隄濇次第底定將停諸事例以澄序官方矣何不卽用見開之例于西北各省每縣增設農田官此日之品

級與他時陞轉皆得比於縣令而以其應捐納之數募耕夫俸錢鑄買犢儲種并償民之棄熟田爲水道者五年復其租以代廩祿胥役之費又五年乃覈其賦額以爲殿最隸之于藩司而上之于計部額滿乃得遷不稱職者罷之將人人自奮于功名新田賴以墾而熟田亦得饗其利下可因農事以進身上可資本富以足國行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卽東南歲漕可漸減國家漕運歲費鏹四百餘萬僅得米四百餘萬石比民間中歲之直已過之而民之加折贈耗不與焉况乎河漕大臣

學海類編
下至閘務諸冗職經費以及每歲治河所需椿木麻柳
薪芻等費尤不可勝計者哉又况東南秔稻之田所資
以灌溉率江湖河淮下流之水一旦奔騰沖激時有漂
土沒稼之患未可常恃以實西北豈若治其上流開溝
洫以行水築隄岸以障水爲梯田以受水濬陂池以瀦
水枯槩以導其出入牐埧以時其啓閉有全利而無小
害也哉是則燕豫秦晉齊魯皆可通行不必虞集之京
東瀕海也不必脫脫之河閒保定密雲順義也將見所
在皆腴壤東南漕粟可盡改爲折色民無兌糧之費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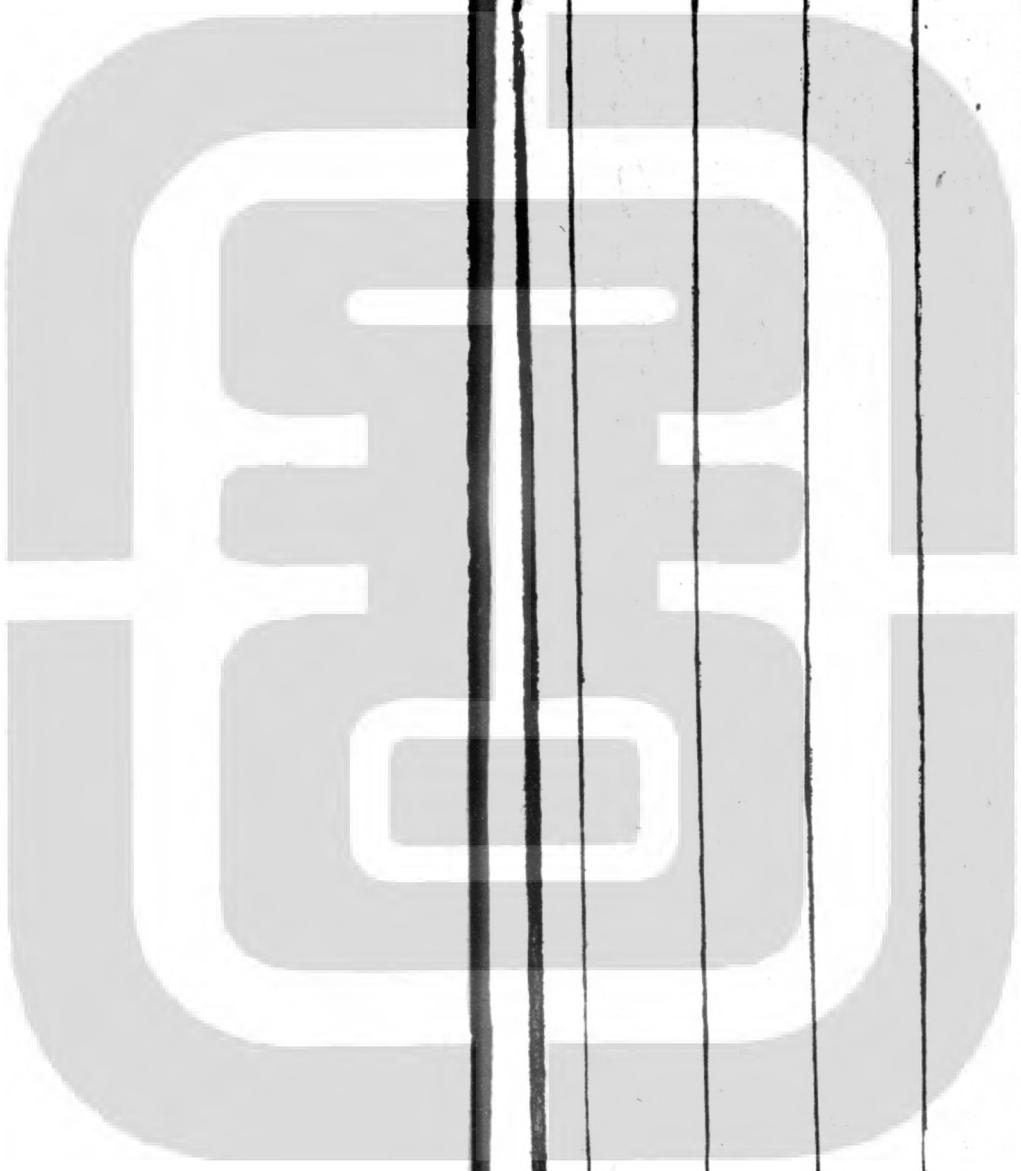
蠲賦而筋力已舒國家歲省四百餘萬之金不煩輸將
而天庾常滿亦何憚而久不爲也或曰漢孝武設搜粟
都尉明帝置宜禾都尉三國時有典農中郎將是宜以
武職領之如近日衛所屯營守備即可矣余曰不然訓
農非親民之官不可用也三代時鄉大夫遂大夫皆文
臣也彼知有功得遷必自愛而勤于其職吾見古孝弟
力田之科且由是可復而國家亦豈有名器濫用之失
哉

學海類編

卷

四

專



明江南治水記

清 秀水陳士鏞宿峰編

永樂元年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時嘉興蘇松諸郡水患頻年屢勅有司督治無功故有是命 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尚書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秋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求疏治之法原吉上言江南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巨縣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

學海類編
一
事功
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煙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
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于海吳
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
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
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
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
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臣相視
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曰茆港徑
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平等

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淞江
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
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
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旣開
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
岸以禦暴流疏上行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
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百姓暴體日中吾何忍
于是洩洩農田大利

二年春正月復命戶部尙書夏原吉往蘇淞疏通舊河

以大理寺少卿袁復副之 六月以陝西按察司副使宋性爲布政使右參政從夏原吉蘇淞治水 九月戊辰戶部尙書夏原吉治水功成還朝

三年夏六月命戶部尙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淞嘉湖飢民上曰四郡之民頻年厄于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穉嗷嗷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撫綏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

宣德七年九月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南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尙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溺焉乞仍遣大臣督郡縣吏于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行之

嘉靖元年巡撫李克嗣開吳淞江吳淞自周忱修治後

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宏治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股及顧會趙屯浦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至分莊七十餘里至是克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十餘丈十餘年無水旱之憂

二十二年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備濬泄蓋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昔人于下流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于江由東以入于

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于岡隴之外是以濬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今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大河諸水源多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于是高下俱病治之之法先其要害者宜治澱山等處芟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閒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

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于是乃濬臧村第港以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蓋蘇松常鎮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閒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吳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邾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蓋惟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也三

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緩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旣沮洳成陸歲歲修之卽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邾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導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與僑頗合然多湮廢惟

常熟縣福山閘尙存正德閒巡按御史謝琮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卽令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于橫瀝練塘鹽鐵各置閘如舊隆慶四年巡撫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上海縣知縣張嶺開浚王渡起至宋家港其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闊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用工銀六萬餘兩是歲大飢畚鍤雲集不兩月而河工告成民得仰食焉

萬歷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副使一員駐松江是歲命許應達莅任發帑金十萬爲修治費及首濬吳淞後及支幹開浚未完而故道反塞不一年盡爲平壤功未竟

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歸吳會蓋江南
之田資水灌沃特號塗泥又易霑足偃鼠飲河酌多
孔取非如雍州土厚水深冀州神皋天黨也考浙西
及蘇松諸郡以杭湖宣歙萬山之水奔騰涌溢盡入
太湖太湖蓄瀦之餘溢于三江東流入海所謂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則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
無可定之波也明矣而乃吳淞婁江率皆淤塞黃浦
白茆僅見虛名江海之門洩瀉既多震澤汪洋承流
遂緩矣加以山水多沙夏秋暴漲乘勢飄流勢緩波

平沙因類聚瀕湖諸泖相繼湮蕪矣夫懸師井陘僅容單騎則良將爲之躊躇入告君門路隔九閩則忠臣爲之泣血况于滔天巨浸洩于一縷之流倒峽傾江阻于一坏之土其魚之歎能不爲之寒心哉而或者謂溪不入湖皆由吳江長橋之築水清沙滯勢至壅閼賴江流剽疾聚族兼行今橋梁旣立水勢紆迴清浮則去濁重則沈此猶賈讓治河必欲盡徙民居放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築渠更播德棣分爲八河以息民患誠云上策其事蓋難言之大抵嘉湖地

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湖代受震澤之水蘇松勢處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受三江之水矣夏原吉躬履勘驗始稱太湖汎溢宜浚吳淞然蘇之吳淞沙泥淤塞旋疏旋積松之吳淞芟葦叢生漸成陸地請于嘉定開劉家港常熟開白茆港而蘇水入海于松江更開范家墳以達大黃浦而松水亦入海廣濬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卽所謂三江旣入多爲尾閘以殺震澤之怒卽所謂震澤底定禹貢所書明易簡盡原吉所治委曲詳至江南水勢大略可睹矣至宣德

七年況鍾復請修舉夏緒起民昏墊夫鍾之去夏僅三十年芍陂煩艾渭渠需莊而况金城柳大滄海田成世紀奄逝陵谷摧移又有呂光詢治水三利海瑞濬築奏功苟非泥橈山樛視同推溺何以稱焉



浮梁陶政志

清 錢塘吳允嘉志上述

景德鎮一隅之地四方商賈販瓷器者萃集於斯其業陶者亦不皆土著也廬舍稠密煙火相望其實無一富戶執役最爲勞苦重以官府之製造往往疲於供應蓋民以陶利亦以陶病久矣余遊西江有客從事於陶者爲余述其源委頗詳且悉因撮其大要著爲斯編守土之官自能軫恤民艱以甓其困亦欲使世之用瓷者知人力所由盡物產所由來真所謂一

器而百工聚焉慎毋玩忽視之也

陶廠自唐武德二年置務

一本云陶人獻假玉器由是置務

宋景德閒

始置鎮以奉御董造元更為提領皆有命則供否則止明初始燒造歲解宣德閒置御器廠專筦御器以營繕所丞專督工匠正德戊寅命中官督造嘉靖革中官以饒州府佐督之後於各府佐選輪管理萬曆己亥礦稅役興即委開採內監兼理而仍以府佐董之

國朝順治十一年奉

旨燒造龍缸欄板等器

一本此是

順治十六年事

差工部理事官喝某郎中王某監督燒造久

而不成經督撫張朝璘具疏停止康熙十年燒造祭

器等項俱估值銷筭正項錢糧並未派徵陶成分限

解京至康熙十九年九月閒奉

旨燒造

御器差

總管內務府廣儲司郎中徐公廷弼等四臣駐廠督

造每製成之器實估價值陸續進呈御覽凡工匠

物料動支正項錢糧按項給發至於運費等項並不

貽累地方經畫多方官民稱便而其時維持調護相

助有成者實兼筦陶事郡丞陶公燿一人力也

陶土出浮梁新正都麻倉山龍塢千戶等坑有青黑縫
糖點白玉金星等色又餘干婺源皆出墩土湖田等
圖出泐石泐土又新正都長嶺出青黃泐義坑出澆
白器泐二處爲上有柏葉斑他如石牛山李家塢有
黑縫者不堪又高嶺吳門托新土有糖點者亦佳煉
灰惟長山都者可用諸土皆屬民業

按舊志云每土一擔所鬻不過數分而掘洞穿穴
深至數里費財傷命不少萬曆三十二年鎮士牙
戴良等赴內監稱高嶺土爲官業檄採取知縣周

啓元謂曰朝廷燒造原有土值何得指民業爲官
業還其檄

陶用回青本外國貢也

宣窯瓷器多滲青正
是淳用回青故也

陂塘青產

於樂平石子青產於瑞州諸處今回青外國未貢實
無此料所用俱浙料故色遜於前其顏料則有鉛粉
硝礬赭石紫英翠藍黃綠青紅紫金等色

按驗青之法回青淳則色散而不收石青多則色
沈而不亮每兩加石青一錢謂之上青四六分加
謂之中青十分之一謂之混水近時回青少民間

多用純白之器如蛋皮鍾杯及人物仙佛之類亦極精巧

陶器則有缸盆盂盤尊罇瓶罐盥牒鍾盞之類而飾以夔龍雲雷鳥獸魚水草或描或錐或暗花或玲瓏諸巧無不具備

陶夫有雇夫砂土夫原派自饒州千戶所上工夫編派饒屬七縣解徵工食俱奉造徵停造免編

窯制相類廣狹不同率窯乾坯乾柴乾則少拆裂沈陷之患土細料細土細則無粗糙污滓之虞又必火候均勻無太過不及則泐行光瑩器自完美要在泐真匣潔此燒造之大端也

附錄景鎮舊事

明史四條

正統中特嚴饒州府私造異色瓷器之刑其事雖出於王振不可以人廢也國史唯疑

萬歷三十年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激之也相誣劾通判陳奇逮下獄相又掠諸生及輔國將軍謀託各宗大鬩抉門入相走免誣劾上饒縣知縣李鴻報怨鴻除名

三十四年三月江西礦務太監潘相以停稅移景德鎮

請專陶從之

四十八年七月神宗晏駕遺詔罷一切礦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奉皇太子令旨盡行停止稅監潘相等俱撤還以上見明史紀事本末

吳十九

萬歷年閒浮梁人吳十九者能吟書逼趙吳興隱陶輪閒與眾作息所製精瓷妙絕人巧嘗作卵幕杯薄如雞卵之幕此二幕字疑當作膜瑩白可愛一枚重半銖又雜作宣永二窯俱偏真者而性不嗜利家索然席門甕牖也余以

意造五采流霞不定之色要十九為之貽之詩曰為覓

丹砂到市塵松聲雲影自壺天憑君點出流霞盞去汎

蘭亭九曲泉樊御史玉衡亦與之遊寄詩云宣窯薄甚

永窯厚天下馳名吳十九更有小詩清動人匡廬山下

重回首按詩綜止采上二句作浮梁謠且不載樊御史名吳詩綜作為吳十九自號壺

隱老人今猶矍然李太僕紫桃雜綴

浮梁人吳十九善製瓷器士大夫多與之遊時人語云

成窯太薄永窯厚天下馳名吳十九明詩綜

官不資瓷器

彭器資尙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
比瓊玖因官射利疾眾喜君獨否父老爭欲息此事古
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
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
不載許君之名容齋隨筆

萬文恭士和故師事唐荆川其莅江西饒州任唐贈以
雙瓷罌曰饒非之瓷而以瓷贈者知君之不取瓷於饒
也師友雅誼具見然則程許之後又見萬公矣國史唯疑

明畫瓷器

陶廠景德鎮在今浮梁縣西興鄉正德初置御器廠額
管御器陶有匠官匠凡三百餘而復募蓋工緻之匠少
而繪事尤難也畫役募人日給工食嘉靖七年以前案
燬不可考八年燒造瓷器其畫有趕龍珠一秤金娃娃
昇降戲龍鳳穿花滿池嬌雲鶴萬歲藤搶珠龍靈芝捧
八寶八仙過海孔雀牡丹獅子滾繡毬轉枝寶相花鯖
鮑鯉鱖水藻江下八俊巴山出水飛獅水火捧八卦竹
葉靈芝雲鶴穿花花樣龍鳳轉枝蓮托八寶八吉祥海
水蒼龍捧八卦三仙煉丹耍戲娃娃四季花三陽開泰

花天花捧雲山福海字二仙出水雲龍龍穿西番蓮穿
花鳳雙雲龍青纏枝寶相花穿花龍如意圍鸞鳳穿花
鸞鳳團龍羣仙捧壽蒼獅龍耍戲鮑老昇鳳擁祥雲乾
坤六合花博古龍松竹梅鸞鳳穿寶相花四季花等名
其他花草人物禽獸山水屏瓶盆盎之觀不可勝計

沐江西
大志

瓷易經

益都翟進士某為饒州府推官甚暴橫一日集窯戶造
青瓷易經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經式凡數

易然後成蒲城王孝齋綜官益都令曾見之

王阮亭池
北偶談

窯變

周輝云某出疆時見虜中所用定器瑩淨可愛近年所
用乃宿泗近處所出非真也饒州景德鎮陶器所自出
於大觀閒窯變色紅如朱砂謂熒惑躔度臨照而然物
反常為妖窯戶亟碎之時有玉牒防禦使仲捐年八十
餘居於餘得數種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紅瓷器尤鮮

明周輝清
波雜忠

窯變觀音

明神宗時李太后崇禮大士欲得一瓷相奉之舉念閒
景德鎮窯中諸器化一莊嚴法像綠衣披體晏坐支頤
兩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輪梵字篆法宛然獻之闕下懿
旨命供於報國寺內俾都人咸知敬禮今京師所謂窯
變觀音是也

日下舊聞

權陶器

東坡云近者余安道孫獻策權饒州陶器自監權得提
舉死焉

志林

饒州之名

浮梁谿山昔人謂為一省之冠饒以饒名亦由景德之

陶焉

陸文裕公豫章漫抄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bleed-through and the large watermark.

